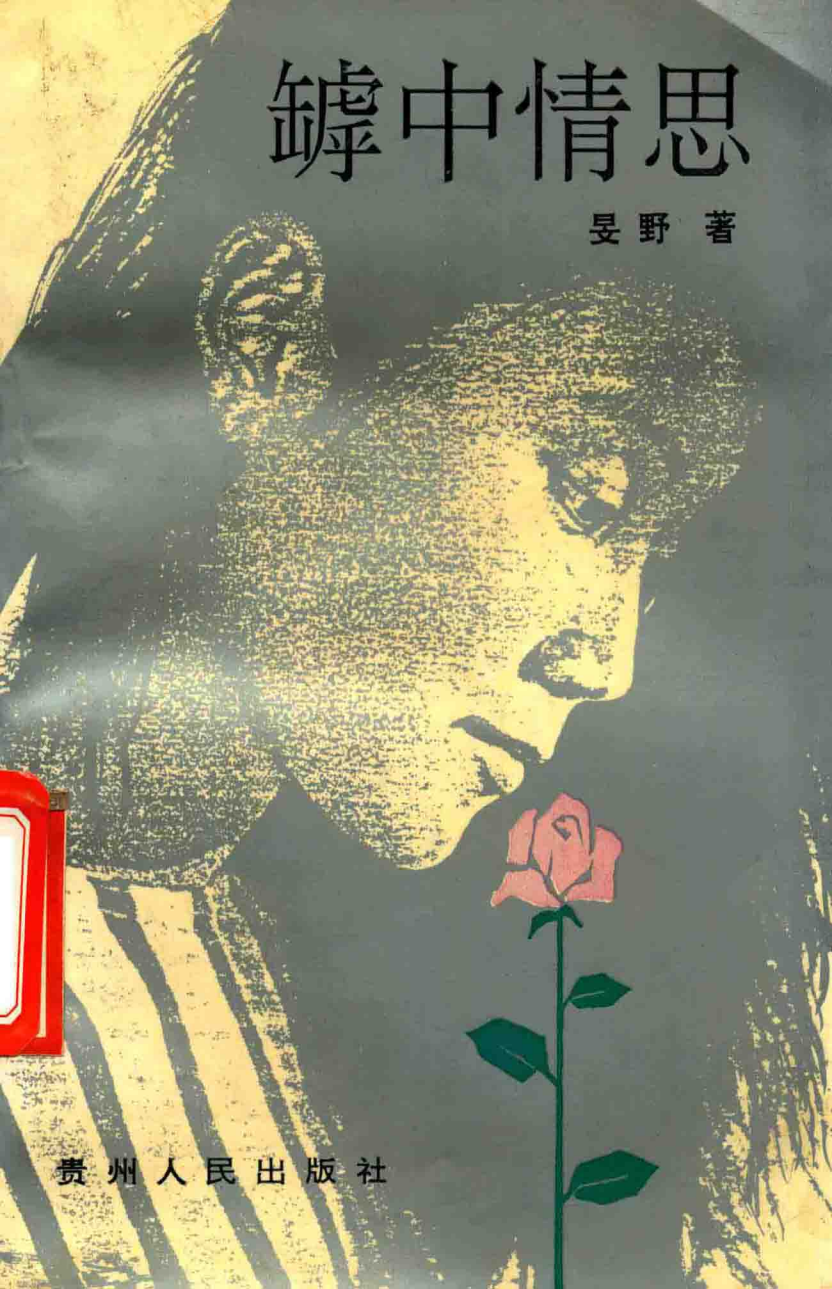


# 罅中情思

旻野 著

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# 罅中情思

旻野 著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

(黔) 新登字01号

责任编辑 张 奇  
封面设计 石俊生  
技术设计 施德端

罅中情思  
旻野 著

---

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

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贵州省新华书店经销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8.375印张 163千字

1993年3月第1版 1993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1000

---

ISBN 7-221-02915-6/I·384 定价：4.80元

有节奏地嚼东西的声音，在极安静的环境里显得十分可怕。更糟糕的是，正赶上他这时情绪突然坏了起来。

嘴！不但嚼的这么响，这样恶心，居然连喝汤的声音也那样彥人！你干吗用那么大的劲，只把嘴稀开一丝缝，让汤那样猛烈地往里钻呢？能在你嘴里安一台气轮机，你喝这碗汤可以发出不少电来了！天哪，这又是干啥？喔，咬碎腌黄瓜的声音。刷！刷！刷！凭你这口牙，完全可以咬破核桃啦！见鬼！

他坐在沙发里，用一张摊开的报纸挡住脸。可是报纸不是墙壁，挡不住从餐桌那边传来的叫他心烦的声响。是啊，这种声响平时怎么没有注意到呢？自己吃喝时也让人这样讨厌吗？没等他想完，那声响更加剧了，他脖子一拧，朝门外喊了一声：

“小柳！刚吃完饭上哪儿去了？来帮着你妈收拾饭桌！”

没有回答。

正吃着饭的老伴儿停住了。用她那双年轻时一定非常好看的眼睛，朝丈夫看了一眼，略一思忖，接着又埋下头去，大口地喝着汤。

汽轮机照常发电！

欧尚彬把靠在沙发里的身子挪动了一下，沙发某个部位让他不舒服。嗓子里很响亮地干咳了一声，仿佛是发出一个

信号。

信号枪刚响过，保姆刘姨拿着张擦桌布进来了。歉意地笑笑。

“陈大姐，吃完了放那儿，我来收拾。”转身对着看报纸的欧尚彬轻声说：“小柳在卫生间里……”

她好像要等待什么吩咐。稍顿，无声离去。

腌黄瓜的咀嚼音乐停止了，大概汤也喝完了。山东人也怪，不论春夏秋冬，总要喝汤。吃饭没汤喝，好像就不算吃饭似的。那汤，又不是南方人概念里的透明的流质，而是不论放上玉米面、麦子面还是什么做成的稀糊糊，或者就是稀饭。这个习惯总免不了让人朝山东传统的水灾、旱灾这上面去想。

欧尚彬从眼前移开报纸，见老伴儿正收拾饭桌。他无意识地，呆呆地看着她。她正用心地将桌上的饭粒儿拾到碗里。对了，那一口饭粒子是欧尚彬吐在桌上的。他向来吃面食，不巧今儿高压锅的保险阀漏气了，刘姨没蒸成馒头。凑合着吃一顿米饭吧，他是宁可吃玉米窝窝头，也不愿意吃米饭的。好像他胃里的淀粉酶只消化北方食品，不消化南方食品似的。嗨！偏偏又硌了牙。为了不让保姆难堪，他趁她起身去盛饭，悄悄吐在了桌上。

老伴端着一大摞碟碗走到厨房里去了。

他长长地作了一次深呼吸。很纳闷，今儿这坏情绪是打哪儿来的。难道真像一本外国科普杂志介绍的，随着月亮的圆缺，每个人的情绪会有高低潮之分？情绪这东西真像大海。

鬼话，那今天的情绪突变，又作何解释呢？并没有发生

月蚀呀！

一声炸响！老头儿一哆嗦。

女儿小柳像彩蝶一样飘然而至。

“爸爸！爸爸！您看！”她手里翻开一本书。“我终于找到依据了。你听：垂丝海棠也叫锦带花。属于蔷薇科，苹果属。原产于我国西南、华东、中南等地，尤以四川盆栽最盛。”

她把最后一句读得很有节奏。

“好，我认输……”他疲倦地说。

“就是嘛！我说我上次在成都看见那么多的垂丝海棠，您偏不……”

女儿发觉父亲神色不对，撒娇地将果绿色连衣裙下摆提起一甩，哼了一声，转身走了。

这位六十五岁的副省长用手掐了掐两个太阳穴，闭目沉思。

门前小花园里，响起女儿银铃般的笑声。她准是又在逗那只黑鼻子老猫了。大概是油水太足的原因，那猫自幼不捉老鼠，却很会玩，很会享福，学会了讨主人的好。常常跑到刚下班的主人跟前，请个安哪问个好的。饿了，就一刻不停地缠着刘姨，直到那一碗鱼粉拌食端到它的面前。说也是，这老猫今年六岁了。粉碎“四人帮”那年，小柳用篮子装它来的时候，才满月不久。它的少年时代可活泼了，给它一只蝴蝶，能玩得发疯发狂。为了在沙发上练爪子，没少被小柳揍。当然，那是捏住它的一只爪子，用尺子一下一下象征性地惩罚，每每把它吓得要死。眼下，它老了，但获得了家庭成员的资格。偶尔跑出去三五天不回来，全家就急得团团

转，闹得人寝食不安。如今它上了年纪，不爱动了，常爬在窗台上打盹。小柳说它变老练了。很怪，既然它不捉老鼠，为啥每天要练它的爪子呢？把欧尚彬心爱的那把藤椅脚，抓得不像个样子，他只提出过一次非议，女儿就立即顶他一句：“稀奇！抓坏了我赔。”欧尚彬捉摸，它不像是练为战，而是在做广播操，舒展舒展身子罢了。瞧，它那腰朝下弯曲得多邪乎？

不行。不论欧尚彬怎样在那老猫身上花心思，也无法排遣心中的烦闷，逼得他无所适从。

他无意中抬头，看见墙上的条幅：

千尺水帘今古无人能手卷  
一轮月镜乾坤何匠用功磨

是啊，水帘呀，月镜呀！当时也不知从哪来的这些闲情逸趣？喔，想起来了。那年在京开完七千人大会，到广东从化温泉疗养院住了一个月，打算治疗一下讨厌的皮肤病。一用热水洗脚，两个小腿上就起红疙瘩，其痒难忍。于是逼得他少洗脚。这怎么行呢？三天不洗脚，是万万过不了小柳这卫生监督关的。当时闲着无聊，写了不少这样的对偶句。卧室里还有一幅用魏碑体草书的，也是那时的产物：

池上碧苔三四点  
叶底黄鹂一两声

他向来自认这是毕生难得的佳句，现在反觉得有点自嘲。

一下，两下，震耳欲聋。墙上那架古色古香的大挂钟，殷勤报时。抬腕看表，下午两点。一阵慌乱，接着镇定下来——今儿是星期天，又不上班，忙什么。他背着双手走到书

房。四只高大的书柜，整整占去了一面墙。加之宽大写字台上的文房四宝，墙上一幅立体感很强的秋林油画，使这雅致的书房，陡增了许多深奥、清高、自信的色彩。

“刘勰？有意思！”他的目光在千军万马般的书本中落到一本很旧的书脊上。这本《文心雕龙》他看过不下五遍。三十五年前在山东中级师范闹学潮之前，他就细读过这本文艺理论经典。一下子，他想到了刘勰也是山东人。哪个县的？等一等，想一想……对，莒县人。这姓刘的还在浮莱的定林寺里“住读”过十多年呢！他倒好，说是协助僧侣整理藏经，结果经营了自己的“自留地”——博览了寺院收藏的儒家经典，诸子百家，史传，各家文集等。难怪他的《文心雕龙》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呢……

看看，看看，又想远了！

大概他前几天刚浏览过一本《欧美现代派文学》，受了点意识流的影响。他这时的意识中，突地流进了一股诗情画意。“晚年唯好静，万事不关心。自愿无长策，空知返旧林。松风吹解带，山月照弹琴。君向穷通理，渔歌入浦深。”他用两个指头敲了敲脑门，这是谁的诗？五言律诗。杜审言？张九龄？骆宾王？不是不是。王勃？也不是。啊，对了，是王维的。好静，对，人老了就好静，没有什么比心静耳静更令人神往的了。接着他又想起两句，仅仅是两句：“旧业已随征战尽，那堪江上鼓鼙声”！

哟——！你可要注意！这个多年修养有素的老布尔什维克，猛地敏感到自己刚才的情绪有些偏轨。至于怎么偏的，偏了多少度，他一时弄不准。是呀，“三军可夺帅也，匹夫不可夺志也。”这话又是谁说的，孔丘。好家伙，又是个山东



人！噫，这《人才学》上讲的地理上的因素，还真有点儿邪门儿？那我这个山东人算什么呢？——啧啧，看你又想哪去了……

欧尚彬这么东想西想的，终于使他先前那股子无名烦恼冷却了些。他下意识地书架上抽出了一本线装的王羲之狂草字帖，端详凝思。

他出身在山东东北部的一个小商贩家庭。“九·一八”后，父亲破产，他潜心攻读，力争将来做个不愁温饱的教书先生，也不枉为人一世了。没想到，共产党比省立师范生更有吸引力，他瞒着全家，入了党。从此，学校里，他身子活跃于地上，理想的追求潜行于“地下”。

“七七”事变之后，党急需派一批同志打入敌阵敌后，发动群众，传递情报，联络抗日力量。根据欧尚彬的特长，组织上派他化装成落魄文人，来往于敌战区最险恶的地段，搞情报，设立联络站。这样，他进一步和书法结上了不解之缘。古诗词，旧文章，张口就来。尤其是对联偶句，他向来得心应手，常有神来之笔。

了解他“老底”的人，知道他档案上曾经留下过一个处分。

一次，他奉命打入日本人占领的某县城取情报。任务完成后，适逢敌人全城戒严，他就地一坐，摆开了他的字画摊。这时，一个日本少佐路经此地，意外地光顾了他的生意。这人不但精通汉话，也擅长书法。日本少佐既对欧尚彬的诗词书法赞叹不绝，又想表示他并不是个门外汉。说来道去，话不投机，书画先生得罪了“皇军”，那少佐立刻找来伪县长和一帮秀才文人作见证人，立下军令状，非和欧尚彬当

街比字不可。并差人从城墙角拾来一只破草鞋，如果江湖秀才输了，口衔草鞋爬出城门；如少佐功法不敌，则以他的军刀作赌注。

欧尚彬一看这阵势，抬来了桌子，取来文房四宝，当街由士兵一围，看热闹的人群里三层外三层。他心里犯了嘀咕。

要说任务，已顺利完成。碰上这日本的书法爱好者，颇有几分新鲜。加上少佐傲气十足，全然不将他欧尚彬这远近闻名的“斗笔”放在眼里，还立下这么个糟踏人的军令状，他开始有些沉不住气了。按地下工作的规定和常识，化装潜入敌区，一定要尽可能少露面，不能引人注目，这是党的纪律。可他一见那伪县长一副讨好日本人的狗脸，又见那一群被迫赶押而来的文人的愤愤不平，加之老百姓中有不少为欧尚彬鼓劲的，他热血沸腾了。这时，不知从哪里咣当一声扔到他字画摊上一枚大洋，接着就像下冰雹似地投进了不少银币和铜币。一位破衣烂衫的老大娘向他走来，无声地将一个热烘烘的烤红薯塞在他手里，说了句：“为俺中国人争气！”便走出了人群。

欧尚彬看着那少佐摆开擂台等待应战的得意模样，伪县长等人不断地向“太君”竖大拇指，他霍地从地上站了起来，掸掸长衫上的尘土，将右手袖子一卷，大步走向那张八仙桌。

人群骚动了！起哄的，喝彩的，喊声不绝。

那日本人倒也不慌不忙，脱去军装，来到桌前。岔开两腿，拿定了架式，右手提笔写下“东亚”，将笔换到左手，又写了“共荣”。见证人之一的县国立高中校长双手提纸，在人

圈子里绕场一周。呀，这家伙的确出手不凡，四个字刚劲有力。在场群众默然无声。一伙汉奸地痞，特务流氓一阵叫好，还稀稀拉拉拍了一阵掌。

轮到欧尚彬了。人们为他捏着一把汗。他光是看那日本人提笔、下笔、运笔、收笔之势，就知道这狗日的真有两下子，十年二十年的功夫下不来。但他看看周围群众一个个紧张，同情，担心，甚至沮丧的表情，不由得精神为之一振，大步走上前来。

就凭这勇气，爆竹般的掌声就响了好一阵。校长皮笑肉不笑地递过纸笔，欧尚彬手一挥：“放桌上。”说罢站在原地沉默一阵。

“怎么，江湖好汉，胆儿虚了？”

“看那样儿就是个卖假药的！”

“用嘴叼着草鞋滚你的吧！”

那群地痞流氓汉奸特务起哄了。人群又开始骚动，已经有人失望地离开了。日本少佐不知何时已穿好衣服，用那把出鞘的军刀刁着那只破草鞋，鸭子似地嘎嘎地笑起来。

这时，只见那字画先生脸色铁青，眉宇间露出一股凛然之气，纵身一跳，飞身上桌！双手叉腰，朝四下里稳当当看了看。

这一举动，把在场的人都搞懵了！谁也不知道他要干啥。那日本军官两眼发直地盯着他的对手，军刀尖上的草鞋滑落在地他也未发觉，呆呆地立在那里，泥胎木鸡一般。

只见卖字先生迅速蹬掉了一只布鞋，扯去袜子，用大脚趾夹着那只笔，写下了杜甫的一句七言诗：“画工如山貌不同”。写罢右脚用力一踢，毛笔甩出圈外老远，接着跳下桌

面，双手也拎着这七个字，绕场一周。

人群哗然，满堂喝彩。他末了将这张纸鄙夷不屑地递给那伪县长，然后一躬身，把日本人眼前的那只破草鞋拾起来，猛一扬手，高高地抛到人们看不见的地方去了。

这七个字，且不说功底之厚盖过“皇军”，更不说字意与少佐那四字成诗韵对仗之反，仅就他以脚代手，便是欺“君”之罪。那日本人在这强劲雄武，气势磅礴的七个字面前，无地自容。在震天的喝彩声中，他恼羞成怒，指挥刀不但没有输给字画先生，几乎用它把他劈了！欧尚彬当即就被投入狱中。

后来经组织上多方设法营救，两月后方脱虎口。由于他这么轻率地参加街头书法比赛，不但几乎惹来杀身之祸；更重要的是，以他为主建立起来的邻近三县的地下情报站，却不敢再继续工作下去了；他本人已被敌人所注意，也只能撤离这块熟悉的地区，给组织上造成了很大的被动。所以，因“擅自超出工作范围行事，给革命带来不利”而受到处分。

当然，后来这个处分撤销了，留下了这段轶事。

为了记取这次一时激动违犯纪律的教训，欧尚彬在他心爱的王羲之狂草字贴的封底，写下了《资治通鉴》中唐太宗说的一句话：“常恐骄奢生于富贵，祸乱生于所忽”。

欧尚彬站在他的书架前，把目光从唐太宗的这句话上硬曳下来。他嘴角动了动，淡淡一笑。要不是唐太宗，他真把这次“国际书法比赛”忘了呢！不是有部电影叫《一盘没下完的棋》吗？我这能不能算作《一盘没比完的字》呢？

看看，看看！你欧某人又在瞎想了！他摇摇头，叹了口气

气，那字帖又重新被插进书丛中。

这就是欧尚彬。过去的和现在的欧尚彬。

是的，解放后，他任这个省的第一任宣传部长兼省文联主席。后来进了省委常委，分管文教卫生。当了副省长后，仍然是分管这一口。

有人记得“文革”中的大字报，曾批判过这个“阶级异己分子”的“资产阶级本性”。其中列举了这么几件事。

第一，向往封、资、修的糜烂生活方式，在他的小轿车里放上痰盂。到别人家敲门，总是敲尽可能高的地方，以免把别人手摸得到的地方的细菌传染到他的手上。一天换一次衬衣。

第二，在他办公室的写字台内，长期保留着一套擦皮鞋工具和一面镜子，一把梳子。以便他随时可以把皮鞋刷得“贼亮”，随手可以梳他的“狗头”。

第三，经常标榜和突出自己。某一次带着秘书上街，一路刮了七位基层单位领导的鼻子。什么果皮箱放得不是地方啦；新华书店的安民告示成语写错了；某小学的围墙太靠近马路，大门不安全啦；百货大楼的橱窗一年没变化一次啦；街道上的宣传横幅上的字被风吹掉了，等等。篡党夺权的狼子野心，昭然若揭！

好像有一篇小说里写道，有一个男子在恋爱时就全力以赴克服自己的内八字走道。后来结婚了，当了爸爸了，又当了爷爷了。他逝世的那天，他老伴儿往棺盒里看最后一眼时，突然发现他那双脚仍然是呈内八字停放着的。

欧尚彬的这些习惯，或者说是性格、气质的表现，与他那纯正的党性一样，经过十年浩劫，尤其是牛棚马圈的考

验，仍然完整无缺地保留下来了，或者被他精雕细琢得更完美了。

他常说，不要小看阿拉伯数码中的零。它本身似乎没有什么实际价值（但它大于任何负数），但在任何正整数后面加上它，便进了一位。

喵儿，喵儿！不知何时，那只老猫早已爬在他那张皮面的靠背椅上。它懒洋洋地朝欧尚彬打了个招呼。

书房里的另外一个生命的一声呼唤，打断了欧尚彬的浮想连翩。他的脑细胞功能，马上回到刚才那个烦躁的轨道上运转起来。

对了，直到现在，他才清醒地想起来，饭桌上，老伴陈杰，半真半假地提到，有人背后嘀咕了，说你欧省长皇恩突发，将一个无路可走的造反派的女人点石成金，把叫化子一下变成了高级宾馆的财政皇后！还当着省里几位要人的面，把她认作干女儿！啧啧，啧啧……

欧尚彬听不下去了！他万万没有想到，这屁大的一点事，居然会把他给牵上了！他倒不怕别人把他往造反派这三个字上牵，也不在乎人们对他这次小小的稍有出格的工作上的安排有什么非议。关键是，他的这位“干女儿”的到来，为啥能引起人们特别是干部层的注意，为啥能非同凡响地改变了他的家庭的原有气氛，为啥让他的女儿和老伴有事无事地提到这个新的人物，尤其是他欧尚彬自己觉得，好像生活的湖面投进了石块，激起了层层涟漪……

这一切，在他脑子里互相纠缠着，碰撞着，不断从思维的萤光屏上显示出一道道难以解答的考题，就连那隐约激起的一丝愉快的回忆，也被压迫了，挤变形了。

按党的有关文件精神，为一个蒙受不白之冤的人落实政策，这是天经地义的事。何况，是经过会议讨论决定的。但是啊，你欧尚彬在其中掺杂了个人恩怨和感情色彩没有？

啊！这一切，是从何来的？思维的线索怎样理出头绪？说来，话就长啦！

## 二

洪荒时代不可怕，因为它本来就没有文明。

让每个还端正地呼吸的灵魂感到惶恐的，是那种将洪荒之路指为文明前途的神的旨意。

“活着干，死了算，完蛋就完蛋！”这句很有气派，节奏铿锵的示威游行口号，很容易让K市的居民想起当年的“扭乾坤”战斗队。它是最老的革命造反派组织之一，武斗中则以响当当的敢死队远近闻名。它简直就是古希腊神话中死神塔那托斯的化身。队长是个受过教育的野蛮人，学名姚二娃，外号姚瞎子。

其实姚瞎子不瞎。150度的轻度近视眼镜，让他那本来就清瘦的脸庞透出几丝文弱。他身高一米八一，高中一年级时，已是学校引为得意的篮球前锋。跳高和手榴弹投掷全校首屈一指。让同学们颇具神秘色彩地议论他，还是他那一身武功。初一下半年起，他不知从何处拜了一位武术师傅，学的是南派武术。几年来，不少师生都曾见他清晨在学校花园里练功。能够接近他的人，零零星星从他嘴里听到过一些武

林俗语。什么南拳北脚呀，手眼身法步呀！手随眼行，气沉丹田呀，等等。觉得他是个有本事的人，仿佛今后他要有什么大造化似的。

就在这场阶级斗争的科学实验开始时，姚瞎子便风风火火地干起来。果然有所造化。

留在社会进程的身后不远的文化革命，是一个饥饿的政治。当时扎了高台子批斗老干部，一个卖盐葵花的老太婆就说过一句话：“造孽噢！割猫尾巴拌猫食！”

这是多么深刻的哲学家的语言！

可悲的是，姚二娃成了“割猫尾巴”的行家。他当然不可能在那时就懂得，政治这门科学，既像诗歌一样需要想象力和吸引力，又像一个代数方程式似地可以还原。

姚二娃在学校因打抱不平，打伤过教导主任的鼻子，记过处分一次。街道上，他家房子被基建队推土机撞裂了一道口子，他操了一根二节鞭冲进房管局长的办公室，叫派出所拘留过。这些，成了他参加这场“触及灵魂当然首先触及皮肉”的科学实验的前科。

火烧校党支部，纠斗牛鬼蛇神，破四旧，抄家，杀向社会心怀全球！随着“运动的不断深入”，姚瞎子逐渐站得高了，看的远了。带着他的以武术分队为骨干的“扭乾坤”的大部人马，参加了市里的造反组织，在省“红风”造反总指挥部那里，得到了一个委员的席位。

这时，他唯一的亲人，半瘫痪十多年的舅舅，死了。他跪在舅舅的遗体前，哭得像个孩子似的。仿佛他的武术也因过份悲伤而忘却了。整个七天之中，他没有练一次功。末了，该尽的孝心都尽过了，亲自和他的挚友们，把舅舅的棺



木抬上了一座三年前就选定的高山。

他再没有什么可留恋的了。一把大锁看守着小街上那间破房，他眼泪一抹，行李一卷，住到了造反总部的器材库里。

半年后，他被委任为总部保卫组组长。

“笑月，咱们一块儿去吧，有我在，到了哪里你也不会受气。”姚二娃已换上了一副黑色宽边眼镜，正在求女友与他同行。

“总部决定，把省里一批老走资派秘密押解到黑石劳改农场，避免其他几派来抢，指定由我带小分队去督促看管。我给总部讲了，让你和我一起去，吸收你参加我们的组织。去吧，唉？”

他的同班同学秦笑月，是个泼辣天真的姑娘。尽管是个高中三年级的学生，却顽强地滞留着孩子般的气质，远不如同龄的姚二娃那么老练。运动一开始，因为看不惯姚瞎子随手伤人的野蛮行径，她没有参加“扭乾坤”。那时校内外各种造反的、中立的、保皇的组织，像儿童玩具似的，不断翻新，层出不穷。可是秦笑月这个以成绩好，有主见，能干出众的高三生，始终没加入任何一个组织。

她当逍遥派的原因，至今是个谜。

“我不去。你少在外面乱讲，我什么时候承认是你的女朋友了？”小秦头一扭，盯着大字报栏的一根柱子，不悲不喜。

中国这块地盘上，至今遗留着奴隶社会的习惯法。传统习俗的权威往往高于任何法律。女朋友这个名词，被认定为未婚妻或有恋爱关系的女性，而家属这个名词，又被军方拿来作为爱人的朴素的代号。